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後漢

光武皇帝

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

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

字伯仁杜陵人安世元孫

與太僕朱浮奏議禮

為人于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

先武嘗後漢  
絕崛起  
功同于開創立  
廟之制祖高祖  
而帝四親正胡  
寅所云無不可  
者乃惑于張純  
朱浮之迂說而

徒其親廟于章陵不獨大宗私

親語到無謂試

問帝之當為元

帝後又何說耶

以中興之朝比

入繼之藩寅說

豈可為據

廟代之大司徒涉等

時關內侯載涉為大司徒

奏立元成哀平四

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

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春

陵節侯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胡氏寅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先武掃平禍亂奮然

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乘朝尊崇藩統同事

于義未有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

四祠莫有異等寡恩之譖不聞于當年失禮之議不

生于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妖賊單臣等據原武

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  
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  
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  
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  
小挺猶言寬也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  
然之即勅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等

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憚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帝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

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  
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  
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與爵闕內侯興  
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  
曰臣師少傅丁恭于是後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桓崇字春卿沛國龍亢人習歐陽尚書鍾興字次之  
汝南汝陽人丁恭字子然山陽  
東緡人俱習公羊嚴氏春秋

賜雒陽令董宣

字少平陳留圉人

錢三十萬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  
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

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

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

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

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

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

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宣悉以班詣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歌之



曰停鼓不鳴董少  
平宣在縣五年卒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  
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  
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  
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

策免竇融

五月大司馬廣平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今廣平縣全大定中置

侯吳

漢卒

諡曰忠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  
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  
士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辯嚴之日及  
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六月以蔡茂

字子禮河內懷人

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

字子孝平陵人為人矜嚴敢直諫常乘白馬帝每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

矣 諫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大司徒

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

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

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

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

梁松

字伯孫  
統之子

竇固

字孟孫  
弟友之子

曰凡人富貴當可復使

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己二十一年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

字次孫  
遵從弟

擊走之

先是烏桓鮮卑

注見  
前

與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

被其害至是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

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

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不敢

復窺塞

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先是莎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復置都護帝不許  
旋復遣使為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  
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  
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  
綬賢由此始恨至是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  
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

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

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

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

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

善攻殺龜茲

音鳩慈前書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王鄯善王安

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

車師復附匈奴

丙午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晦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為大司空

以劉昆

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  
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  
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  
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

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求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興死子蒲奴立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

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

匈奴北徙數千里暮南地空詔罷請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丁未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以玉沉

姓名玉音齋沉字文伯京

北人為大司徒



秋八月大司空林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

漢郡今湖南常德府是

蠻

盤瓠之後散居谿尚今湖南諸苗是也

反遣將軍劉

尚擊之敗沒

尚沂沅水

出貴州黎平府苗地逕湖南之沅州入武辰州至常德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

入武

谿

即武陵谿出武陵縣武山入沅水

輕敵深入蠻乘險要之尚一軍

悉沒

戊中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

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以次立至單于與有

弟曰知牙師

王昭君之子

為右谷蠡王以次當為左賢王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與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故

烏珠留單于之子比為右翼

於六韃

紀言反

日逐王領

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多出怨言庭會稀

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與死

子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

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

單于搆難自分  
南北款塞何不  
可許而議者紛  
紛欲拒之彼不  
過持不聞邊塞  
之說耳不知能  
自強者外侮不  
敢窺不能自強  
者雖謹守而外  
侮亦將伺其隙

比弟斬將王

匈奴日逐王溫禺鞮王斬將王皆有左右是為六角

在單于帳下

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

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

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

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

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

官中郎將耿國

字叔憲  
奔之弟

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增幣和親捐國  
威重而反以為  
得計者可謂強  
顏矣

趙充國平羌馬  
援征蠻皆屬老  
而益壯乃充國  
卒以成功而後  
不克集事是豈  
時命為之抑亦  
遠猷勝真援固  
有不逮充國者  
至於身據瘴癘  
以死勤事殉躬  
盡存之者實為  
無愧胡寅乃謂

是冬十月比遂立為南單于奉藩稱臣于是分為南

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

漢縣今曰武陵為常德府治

遣謁者李嵩中山太

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

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

輕健貌

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

會

弟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縹溪辰溪瀘溪

馬革裹屍歎於  
馮婦若生則臨  
陣流竄者將謂  
明哲保身乎不  
獨利論真是庸  
談

是壁夷  
所居

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

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

謂權

要子  
弟

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乙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

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彤曰

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

匈奴斬二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

朝貢

是冬遣西烏桓大人却旦等率衆內屬詔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緣邊

諸郡以司徒掾班彪言置烏桓校尉以領之歲時互市

三月戊申晦日食

夏新息

漢縣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

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

綏

援軍至臨鄉

水經注沅南縣城馬援討臨鄉所築今沅南故城在武陵縣古城山上

蠻

方攻縣迎擊破之斬獲三千餘人餘皆散走先是軍

次下雋

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緒通典俱以下雋故縣在湖北蕩折今依

章懷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

山名在沅陵縣東水經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圓三

百里其中紆折千灘則路近而水險從充

漢縣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福縣

則

逢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

從壺頭搯其咽喉充賊自破事上帝從援策至是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

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耿舒與兄奔書曰前舒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拂鬱行死誠可痛惜當賊在臨鄉苦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奔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

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宿恨遂構

陷援

初松嘗候援獨拜床下援自以松父友不容松意不平援兄子嚴毅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

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故伯

梁松與馬援有隙尤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宗均平皇堂則援陷無辜如國

忠節



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  
狗者也伯高山陽長龍達季良越騎司馬杜保也會  
保仇人上書訟保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  
誠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帝台松固以訟書及  
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詔免保官擢  
拜龍迷為零陵太守松由  
此恨援及是上書構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

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  
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

方知所坐賓客故人莫敢弔者前雲陽令朱勃

字叔陽

同郡人 詣闕上書訟之帝意稍解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

宗均范書列傳作宋

南蠻傳作宗表紀與范書列傳同通鑑因兩據之于此作宗于後均為尚書令則作宋考章懷黨錮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家世為漢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胡三省亦引趙明誠金石錄及宗資墓碑為證謂自均以下姓俱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據此則後宋均當改作宗但范書表紀傳世已久通鑑兩據亦存疑之意今依之而具其說于此

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與諸將議欲權承制降之諸將莫敢應均曰忠臣出境有可以

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以詔書  
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羣蠻震怖遂降均  
為置長吏而還

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

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  
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漢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單于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

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  
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

卒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況卒

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憙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

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

劉友益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

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故特書之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復為沛

太后

后弟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至是薨

莽北 詔郭況子璜尚南陽公主

帝又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以魯益封之

賜虎賁旄頭設鐘虞之樂擬于乘輿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兄子婿王

磐

莽從兄平河侯仁之子以游俠名京師與諸貴戚相友善後決其必敗後果坐事死

有子肅

出入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交通賓

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

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

會更始子壽先侯鯉得幸于沛王怨劉盆

子結客殺故式侯劉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

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

客相引者以千數呂种亦與禍嘆曰馬將軍真神人

也于是諸王俱遣就國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

太子舅執金吾原鹿

後漢侯國即春秋鹿上注見前

侯陰識可博士

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

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

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

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

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班彪之言頗中  
事情爾時雖不  
比漢武之張皇  
其悅元或國勢  
疲奈猶以虛文  
飾飾者則過之  
遠矣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  
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  
掾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  
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  
見其獻益重其國益虛歸念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  
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  
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當也彪

因立藁草並上帝悉納從之

癸丑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寅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  
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

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考七十有二君

之

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于

是羣臣不敢復言

閏月帝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膠東侯賈復卒

諡曰剛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  
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  
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  
自知之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丙辰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齊諸田徒園陵以次為氏曰第五倫

字伯魚長陵人為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後補

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

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漢縣故城

在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

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梁父山之北

上讀河圖會昌符

讖記之書名

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

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

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復奏請封

禪上乃許焉

二月辛卯登封泰山事畢乃下甲午禪于梁父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六月以馮魴

字孝孫南陽湖陽人

為司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  
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  
得而記之

冬十月以李訢

東萊人

為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  
呂后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

禮圖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室八窻十有二戶四面起土作壑上作橋

壑中無水去平

靈臺

漢宮閣疏靈臺高六丈十二門

辟雍

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

城門二里所

步水周其外三月九月皆于中行御射禮

宣布圖讖于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

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

賢遍反

事而貴

于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

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命則甚正尤武以為非聖無法致致大

論衡卷之六



識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  
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  
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識決之譚  
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  
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  
病卒

丁巳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祠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  
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  
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  
也雖以征誅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  
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  
復前烈身致太平時太尉趙憙典喪事會經王莽之  
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

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

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

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山陽王荆作飛書令

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廢黜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寧為秋霜無為檻羊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上之太子以荆母弟秘其事既即位徙荆為廣陵王後荆以罪自殺國除

太子莊即位

是為孝明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原陵

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初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蓋在于此然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識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

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

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  
蒼為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戊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  
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部  
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  
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諡曰元

東海王彊卒

劉友益書法廢太子書卒善彊之能處廢也

帝從太后出幸津門

一名津陽門洛陽城南面西門

亭發哀使司空

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王及京師親戚皆會

葬

秋七月將軍馬武擊燒當羌

羌自無弋爰劍之後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

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後豪健子孫遂更號燒當

破之

初燒當豪滇良

羌豪姓名

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

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于是守塞諸羌皆叛詔  
謁者張鴻擊之鴻軍敗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

事在建武中元二年至是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遼東太守祭彤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彤使偏裨討赤山

後漢書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烏桓大破之

斬其魁帥塞外震讐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  
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已未二年春正月宗祀

宗尊也尊而以配上帝祀

光武皇帝于明堂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

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胡三省注光武已立南北郊今定其冠冕

車服制度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至是宗祀明堂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

胡三省注漢承秦故未能

有所創立及中興後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衮冕車服之制

禮畢登靈臺

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

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

桓榮為五更

老人知五行代更者

三老服都紵

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

大

袍冠進賢

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

扶玉杖

長九尺刻玉為鳩置之杖端曰鳩杖亦曰

杖

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

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

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三公

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

說

章懷注謂下語而講說也

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

園橋觀聽以億

萬計亦史官修

辭如萬國萬區

之類耳

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于是下詔賜榮爵關內

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

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

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

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

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

以牀褥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

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  
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  
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  
為侍中 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縣  
有桓  
榮墓

庚申 三年春二月太尉熹司徒訢免以郭丹

字少卿南陽穰人

為

司徒虞延

字子大陳留東昏人

為太尉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  
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

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炆帝以  
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  
至耳后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  
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  
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  
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  
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得別名者萬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因椒房之親然當時

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圖畫中興功臣于雲臺

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

若鄧晨之首從  
尚陽來飲之積  
船龍古曾不得  
與王常李通並  
預增益之數又  
豈皆以成屬故  
耶則當時之旌  
表實有不服人  
心者矣

修蓋延邛彤鉞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

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

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日舟星北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詣闕免冠上疏

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

時自吾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

明帝杖撞藥砵  
入牀直令人噴  
飯

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

謝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

遂應時澍雨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  
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

帝以事怒即藥砵以杖撞之砵走入牀下帝怒甚疾  
言曰郎出砵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

起撞郎帝  
乃赦之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

說苑楚莊王曰天不見  
妖天其忘予能求過于

天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春秋惑精符魯哀公政亂  
而不日食告之不怡也

今

之動變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

字喬柳  
雒陽人

官有

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  
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

帝覽奏即還宮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鮪免以范遷

字子虛沛國人

為司徒伏恭

字叔齊  
湛兄子

為司空

梁松以罪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

讀曰懸

飛書誹謗下獄死

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與子

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銀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坊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至是松敗賓客多空之惟衆不染

于辭衆字仲師以明經給事中

壬戌五年春正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擢為中大夫令

史為王家郎

安豐侯竇融卒

諡曰戴

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

胡三省注雒本紀山在廬江郡雒或作雄

出寶鼎詔

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辟何以致茲  
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  
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  
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  
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諛于噉也

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

諡光烈合葬原陵

以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

為尚書令

北宋均即前論制降鑿之宋均也說已具前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閑督郵府內

劉昆此稱虎負子渡河亦均在九江虎人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于虎史實修談相葉令人致疑循吏之實政其誰之罪耶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

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

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

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

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民傳言虎皆渡江而東去

時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境者輒東西散去由是遠近益稱之

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

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然文吏

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頭爭之

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會遷司隸校尉未及言後帝聞而善之

且乙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三月以虞延為司徒趙憲行太尉事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北單于求合市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眾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

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  
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  
至是乃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  
虎牙營漢官儀光武以幽冀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屯五原鄭衆北使時單于欲  
令衆拜衆不肯屈單于脅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  
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欲復遣衆報之衆因上  
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帝  
不聽衆不得已既行連上書固爭之詔追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使聞衆與  
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秋雨

郡國凡十四

始遣使之天竺

即身毒國  
注見前

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

師

汪克寬考異漢明帝始求佛法細目闕不書綱  
朱子所云未及細看者此也今依汪氏說補書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

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言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

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

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潤勝

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

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

好之

表宏曰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言將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謂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

也魏收曰漢武帝獲休屠王金人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焚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天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覈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悟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闢西

冬十月壬寅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  
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丙寅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皆銅印墨綬

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

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

劉友益曰書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

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卯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音

亦作塤 箎 音池皆樂器孔韻達 和之以娛賓客

以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 為侍中

初陵陽 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 侯丁緄 字幼春 卒子鴻當襲

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于冢  
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  
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今予以兄弟私恩  
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  
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為侍中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  
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芣叔

小雅詩篇名詩序刺幽王于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

讀為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

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十二年春正月哀牢

今雲南永昌府古哀牢國

內附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之先有婦人曰沙壺居牢山捕魚水中觸

沈木有感懷妊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

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後穿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以為妻後漸滋長

半山即九隆山在今永昌府保山縣西

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

國至是其王柳貌率衆五萬餘戶內屬以其地置哀

牢

故城在今保山縣

博南

故城在今永昌府永平縣

二縣

帝既立二縣乃罷益州西部都

尉置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為它人後漢永昌郡治不

韋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山在今永平縣西南一名

金浪巔山俗訛為丁當丁山蘭倉水即今蘭滄江源

出西番鹿石山由麗江府流入迺大理永昌順寧蒙化景東諸府境其下流迺車里至交陞入南海明李

元陽等所指為禹

貢黑水者是也

# 夏四月修汴渠隄

章懷曰汴渠即蕩蕩渠也自滎陽首受河宋張洎曰禹于滎澤下分大河

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西北復分為二渠

一渠逕陽武中牟為官渡水一渠謂之鴻溝亦曰蕩蕩

渠蕩蕩邨之稱邨音坂古人避反字故改從汴考汴

河源出滎陽為蕩蕩渠東流曰官渡水曰陰溝曰坂水

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為鴻溝鴻溝南流氣沙水之日

沙水支津又為睢水渴水名雖不一實則委別而源同

也王莽時河決入汴勢並東侵永平中治汴渠河汴遂

各分流至隋大業初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

渚引河達淮通濟渠即蕩蕩渠也由是黃河復與汴通

宋都大梁歲漕江淮湖浙之粟全藉汴以達京師故諸

水莫此為重其後黃河屢決至元泰定初河徙陽武而

南奪汴入泗以達于淮于是汴河之故道遂不復可考

至正時賈魯引滎陽京索諸水由鄭州中牟至開封之

朱仙鎮此本宋京水河建隆時所開其流亦與汴通日

久淤塞故魯復開之後遂名為賈魯河今河下流至陳州入潁以達于淮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

之後儀

漢縣注見前

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

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

薦樂浪王景

字仲通樂浪誨郡人

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

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

千乘海口

胡渭曰此大河之所經也不言河者蓋建都洛陽東南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

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

千有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開

澗防遏衝要䟽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費役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

隄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胡渭曰河雖徙自周定王時然入海猶是禹河故道

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王景遂因之蓋景高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也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

字子優北海安邱人

為司空

庚午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

後漢丹陽郡治宛陵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是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  
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

陽涇縣

漢縣今屬  
寧國府

辛未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  
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

字綏公  
宛人

為司徒

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為折姦  
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

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

而繫獄者尚數千人

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掾陸續等徵詣廷尉就考續備受五毒

終無異詞其母自吳來雖陽作食以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裁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陸績字

智初 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

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

心傷其寃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因在事者咸  
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  
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  
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  
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  
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

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

宥

詔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為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至獄所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悉

振史時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

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

即樂城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王

馬后固不宜請  
子封而明帝之

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吏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于無子男之爵立維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

行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

鹿鉅

下邳汝南常山濟陰注俱見前

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

后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癸酉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

固取伊吾盧地

今哈密是唐于此置伊州為伊吾郡

彤不見虜而還下獄

免遂卒

先是謁者僕射耿秉

字伯初國之子

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

論不自知其臨  
于不可階矣故  
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

顯親侯竇固太僕祭彤等議之乃以秉為駙馬都尉

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字伯平茂陵人為秉副耿忠

子奔之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後漢涼州刺史治隴縣故

城在今秦州清水縣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祭彤出高閼竇固出酒泉耿秉出居

延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匈奴南于天山北

祁連也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秉擊

匈林王胡三省注匈當作匈絕幕六百里乃還來

苗至匈河水前書臣瓚注水去令居千里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

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期至涿邪山

注見前

信有嫌于

彤出塞九百里得小山以為涿邪不見虜而還彤坐

逗留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

後為桓  
鮮卑使

至京師過彤冢皆拜謁號泣  
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祭之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

謝奔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

驗奔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食

以王敏

字叔公并州隰城人

為司徒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

後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淝州全椒縣

王

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封阜陵食

二縣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

字叔度杜陵人

擊却之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

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執火營



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葺  
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犇藉死者千餘人

由是不敢向雲中

范後遷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隘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大災范至毀

湖先令嚴使僦水百姓使之歌曰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天民安作平生無譎今五袴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  
寐即于明旦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上令  
百官采取以獻

二月司徒敏卒三月以鮑昱

字文泉  
永之子

為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

梁國人

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

今四

川茂州是

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

皆西南遠

夷國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白狼王唐叢作詩  
三章歌頌漢德輔

使掾田恭譯而獻之  
詔下史館錄其歌焉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後漢書明帝紀西域諸國遣子入  
侍後于十七年三月通鑑載在十

六年綱目因  
之今依范書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

字仲升  
鹿之少子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

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

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

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

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

超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奈何衆曰危亡之計死生從司馬超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為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

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皆曰善初夜共奔虜營殺匈奴使者會天

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代超乃順風縱火前

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明日告郭恂

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乃悅焉已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

慰遂納子為質還白寶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

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

車莎車王賢以女妻廣德廣德攻莎車誘賢而殺之雄張南道匈奴遣使護其國龜

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為王倚恃虜威

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  
禮意甚疎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駟馬超佯許之令巫  
自來取巫至超即斬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  
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  
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已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  
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  
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  
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不意皆驚走

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如字

以龜茲無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釋兜題而遣之國人大悅  
由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

復通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

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

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耿秉先擊

後王斬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于是固奏復置西域  
脫帽抱馬足降前王遂亦歸命

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

字伯宗國弟廣

之子

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通典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

庭州蒲類縣是也

唐庭

州在今土魯番北五百里

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

王部柳中城

明史西域傳柳城一名魯城即後漢柳中城西域長史所治唐于此置柳中縣

東去哈密千里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戊

校尉耿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其司

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  
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  
異因發弩射之虜應弦而倒視創若沸大驚相謂曰  
漢兵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

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

部非疏勒國城也

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

攻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  
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身自輓籠有頃飛  
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益大驚復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注見前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  
先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  
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  
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

潛夫論注反支

日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  
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

反支子丑朔  
六日反支

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遠來

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

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坦即位

是為孝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顯節陵

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史臣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  
律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  
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而鍾離意  
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宣度之末優邪

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總領眾事

也尚書有錄名蓋始于此猶冢宰總已之義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徒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

居南河城東去洛陽八十二百里

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

圍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  
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  
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  
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  
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  
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  
徒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如復犯  
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字敬平為衛尉防字江平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三人皆

馬援子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輕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文竊聞衛尉廖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臣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肅宗孝章皇帝

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時京師及兗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實覈其

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

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

昱典治楚事既知克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灾變始及之以是為直其誰不能

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亭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大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明年詔還坐楚及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

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

字昭公沛國涑人

上疏

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切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第五倫亦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

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

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戍已校尉官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

關寵已沒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

在軍中

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

固請迎恭諸將不

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



鑿山煮弩與蘇  
式吞鹽噍雷同  
節然以之表忠  
則可以此為足  
廷累月經年則  
不經至漢家典  
屬都尉之拜未  
免天旋功屬節  
之義矣

三人中郎將鄭衆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

之衆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其

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詔拜恭騎都

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超將發還既  
勒憂恐其部

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  
刺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  
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超斬捕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尉頭國  
名前書國治尉頭谷去長安  
八十六百五十里南接疏勒

### 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籟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天官書房為天駟東北曲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

丁丑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  
在事者備為之禁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

我子先帝子之  
論具見前卷馬  
后此語實明帝  
好名之意有以  
啟之至馬后陳  
讓實足佳然母  
后而有此詔究  
所謂好事不如  
無也

外戚之故太后下詔曉諭

詔曰昔三氏五侯同日侯  
封黃霧四塞不問澍雨之

應大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  
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育司奈何  
欲以馬氏比陰次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鯨食不  
求甘左右但著帝布無香薰之飾昔欲身率下也以  
為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教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  
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營  
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  
怒但絕歲用冀以點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  
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  
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冀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  
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

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  
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  
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  
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  
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寧然後行子之志吾  
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闕政矣上乃止

太后嘗詔三  
輔治馬氏親

有屬託郡縣干亂史治者以法罔其有諫者義行者  
輒假借溫言嘗以時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使絕  
屬籍遣歸田里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  
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妖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

校小王論語經書述  
叙平生癉和終日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后勲之女也

竇勲融之孫后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

馬防耿恭擊燒當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第五倫疏言貴戚可封侯

以富之不可任以職事何者絕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遂降燒當羌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留恭擊諸未服

者斬降凡十三種數萬人恭嘗以言事忤防

初恭出  
隴西上

言爲實固鎮撫涼  
部由是大忤于防

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

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滹沱

注見前

石臼河

亦曰濊河舊自直隸正  
定府平山縣北東流入

滹沱  
今堙

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

音閭水經注  
作盧地闕

至

羊腸倉

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東南有羊腸坂水經  
注羊腸坂在晉陽西北漢積粟在斯謂之羊

腸倉石磴紫委  
如羊腸然故名

欲令通漕

才效反  
水運也

吏民苦役連年無

成帝以鄧訓字平叔高第為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

考量量度隱括撮其要也

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

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巳卯四年夏四月立于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

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

廖順陽侯防潁陽侯光許侯

太后聞之

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短長

章帝嘗成母后  
謙讓之德斯為  
真孝曲封外戚  
以致明德有長  
恨之嘆蓋小節  
而失大義不但  
可鄙且可怪矣  
豈當時史氏亦

不無過甚之辭  
耶

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  
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  
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  
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諡明德合  
葬顯節陵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  
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賈貴人  
王赤綬

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綠  
綬今加貴人以王之綬也

安車一馬宮人



楊終言章句之  
儒破壞大體可  
云切中時弊然  
白虎奏議仍月  
落星替之為耳  
且世亦不傳或  
即以白虎通當  
之更糟和已

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

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

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

先帝石渠故事

事具前

永為後世則于是下詔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字君伯任城人

承制問侍中淳

于恭

字孟孫北海淳于人

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

今白虎通

丁鴻

鴻論難最明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樓望

字次子雍邱人

成封

時為少府

桓

郁

字仲恩崇之子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

賈逵

字景伯平陵人兼通諸經尤明左氏傳

及

廣平王羨

明帝子後徙封陳

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

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異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

邁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方顧問省納建  
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  
多曠並可以補任

遣弛刑

徒

義從

胡三省注

自奮願從

行者或曰義從胡也

就班超平西域

初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

居寧海城去洛陽

萬二千八百里

兵十

萬人攻姑墨

前書國治南城去長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石城破之斬首七

百級超欲因此巨

猶遂也

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  
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  
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  
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

前書國治溫宿  
城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  
十里

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

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  
考行事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計未便僵仆目見西  
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于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素與

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

及義從千人就超

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

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

合力帝

納之

己辛六年夏六月辛未晦日食

壬午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

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

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名濟南名康東平名蒼中山名馬王

皆先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

迎至省閣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內皆

鞠躬辭謝不自安

三月諸王歸國詔留東平王蒼于京師已而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

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畧天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慙慙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親送流涕而別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

宋昌七世孫楊姑即明德皇后之外祖母也

二女為貴

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

字叔敬松之弟

二女亦為貴人小

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

于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謀陷宋氏誣言欲為

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

人使小黃門蔡倫

桂陽人

按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二

貴人皆飲藥自殺

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

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太子  
肇既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陰

疎以惡逆死獄中家徙  
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

秋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陟郡界皆精騎輕行無  
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  
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  
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匿詔書

是冬十月帝幸  
長安封蕭何末

孫熊為鄒侯  
十二月還宮

癸未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

諡曰獻 范書作憲  
今依通鑑從袁紀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

注俱見前

起縣邑蒼上疏切諫以

為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况  
築郭邑建都郭哉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  
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使諮問  
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詔告中傳封上王自  
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教子弟皆驕奢不

謹

楊終與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墜念前世可

為寒心

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

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勅禁遏甚備由是權勢少損

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誅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

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

還廖京師

詩馬既得罪膏氏貴益盛皇后兄憲弟嵩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

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閨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請出入貴戚者類多瑕舉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

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伏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

酒也臣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送  
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至願也憲  
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  
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  
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  
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仗以田還主雖不絕其罪  
然亦不授以重任錮陽令周紆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  
豈能知膏粱儂乎于是貴戚踟躕京師肅清竇黨嘗  
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遮止之篤蒼頭與爭亭  
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  
出之竇憲字伯度沁水公主明帝女周紆字文通

下邳  
徐人

#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信超不入讒  
言超為國不校  
私憾實兩得之  
其造邇蓋出馬  
後祭彤上矣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

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

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

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趙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

非忠臣也

以鄭弘

字巨君會稽山陰人

為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冶

本閩越地漢置冶縣後漢曰東侯官故城在今福建福州

府閩縣

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

陽

注俱見前

嶠

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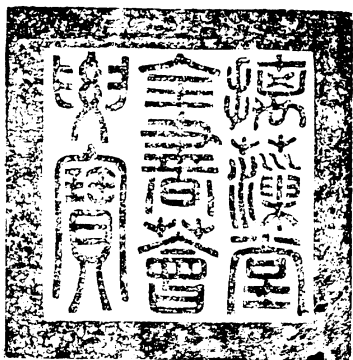
道自是夷通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省

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

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騰錄監生臣蔡紹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後漢

孝章皇帝

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寢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

字孟達平陵

人賢之元孫

上議

畧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去行  
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間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晉夫捷絡之對深思絳侯未詢之功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跽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

為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  
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

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彈同執

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  
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  
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  
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  
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

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美遂閉口不復言  
請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  
醫視疾太官賜  
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秩六百石掌奏  
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

字仲和

涿郡崔駰

字亭伯

同遊太學相與論武

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

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

受訊僖以書自訟

畧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  
加虛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言侍實事非虛誇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後改僕其下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

### 今史

賜毛義

字少卿廬江人

鄭均

字仲虞東平任城人

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均

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凡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職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後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物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安邑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  
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  
吾乃為親屈也 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 詔除妖惡禁銅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  
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銅者  
皆蠲除之

乙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

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戎俗吏給節足矣天下之大比戶皆予以胎養教三斛何以爲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著為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

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

靜之吏悃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

令劉方字伯况平原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

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

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

焉

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海

朔弦望不合也

上命治歷編訢

人姓名

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

分歷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

注見前

宗祀五

帝于汶上明堂

注亦見前

赦天下

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汝南張酺

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字孟侯



汝南細  
陽人

###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

大會  
孔氏

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御家者尤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新言乎拜僖郎中

### 至東平祠獻王陵

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屹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家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

獻王

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棚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事祖及孫時獻王子懷王忠已卒忠子敞嗣王

###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

故不論囚也

丙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

者稟給如律

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進幸中山，還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

弘于元和元年為太尉。

弘自繫獄出之。

卒以宋由。

字叔路，長安人。

為太尉。

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安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

時即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

事。

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之。史與光舊，因以告光。

帝責讓弘收印綬，弘自

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尋卒

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

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倫本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此方以爲誠直吁亦奇矣

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還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起疎詐降與傳介子誇新樓蘭

其說如類然彼  
猶先信此乃塌  
奸嘗謂勝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  
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  
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  
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  
據楨中疏勒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  
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

字叔通魯國薛人

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為

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諛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

大章一夔足矣

見呂氏春秋

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

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

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 章和元年

以嘉瑞屢見故改元

夏六月以袁安為司徒

桓虞免安代

桓虞字仲春馮翊人

任隗

字仲和光之子

為司空

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

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

羌豪名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

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

北地人

募人鬪諸羌胡

募人鬪

諸羌使  
之自鬪

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

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

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

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

迷吾復

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

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

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



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

迷吾之逆唐與諸國解仇結婚交質據大

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

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與或于涿邪山斬獲而

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

儲等五十八部

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

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窳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

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

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

使生口得歸言  
超兵將散去

龜茲王聞

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

東界徼于窳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

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子戊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馮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

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

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諱勅諸王就國節省海費由

不能用

何敞

尚書宋意

字伯志均族子

上疏曰陛下隆寵

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

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營京邑驕

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

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

年十歲是為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

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至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千孫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愆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為虎賁中郎

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崔駰以書

我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衡尉克己復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為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與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鑿于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

字智伯高之宗

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實憲以彪有義讓

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鄧統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

先帝

所敬

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千石奉歲時存問

而仁厚委隨故尊

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

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憲性果急匪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

劫父勲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諸王始就國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齊碼王石之子石武王續孫

太后以

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

不同匈奴恣擊  
與否但以是請  
總纂遂令行師  
此舉實為無名

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

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

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司遠

恐為奸臣所笑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

獨奏案之

敞說宗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

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數備股肱職典職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司徒司空也聞敞行

皆遣主者

主知賊盜之曹

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

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上言請伐北匈奴

時北匈奴饑亂

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  
成南各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言可討太  
后欲從之尚書宗宗及是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  
意上書諫不報

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

攻訓先脅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

議者咸以羌胡相攻

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自用

開城悉驅

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

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



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  
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訓遂賞賂諸羌

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

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泉

悉離散

明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  
縫革船置單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

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  
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

孝和皇帝

巳丑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邳壽

字伯壽  
惓之子

吏壽自殺

竇憲嘗使門生齋書詣尚書僕射邳壽有所請託壽

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

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

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疏曰壽

密近臣匡救為職若默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

並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

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

自殺時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尚匈奴不

非社稷之計書連上執竊索由諸卿稍自引止惟袁

安任愧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愧正色自

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受其所

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

舛錯況于人乎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聚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魯恭

字仲康

平陵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

注見前

刻石勒

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

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遠將軍鄧鴻出稠陽塞皆會涿邪山

北單于戰于稽落山

在漢北胡三省注唐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

大破之

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

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古溫禺鞮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封憲武陽

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

費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

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

晉此兄弟踰縱而景

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綠邊突騎表女劫景不報瑋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衆之譏下使憲等待長保其福佑駘馬都尉璣  
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識宗廟至  
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敬為  
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敬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  
重敬無所  
嫌特焉

大水

郡國凡九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

東觀記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

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  
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

不下抄掠無所得起

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  
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  
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

在漢北章懷注去朔方五十餘里

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

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

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

事在二年

至是憲以北匈

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

字定公秉之弟

圍北單于

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闕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

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

未嘗至也

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  
其地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字伯奇京兆長陵人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

毅

字武仲茂陵人

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

為賂遺表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

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

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

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



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

迫脅恢飲藥死

于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

公御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

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實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

牛酒于憲稜舉

奏論為城旦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  
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壬辰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實憲請  
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  
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

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莫可得扞禦北狄故

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

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

封事言之

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

大信所養建立無功况烏桓鮮卑析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

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

涉故事

事俱見前

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初廬江周崇辟表安府安

舉表實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崇所具草實以客暫榮曰實以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美崇曰榮江淮

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教妻子若  
卒遇飛禍無得殯殮莫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安卒朝野咸為痛惜後數月竇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廟不  
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  
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  
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

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  
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

郡國凡  
十三

旱蝗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  
元與憲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  
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鈞盾令

典諸近  
池苑園

遊觀之處鄭衆

南陽  
犖人

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

議誅憲會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清河王

慶私從千乘王伉

帝長  
兄也

求得外戚傳

章懷注前書  
外戚傳也

夜

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

謂文帝誅薄昭  
武帝誅竇嬰故

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衛南北宮閉

城門捕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

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初張酺為  
河南尹數

以正法絕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  
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

後伏見陽夏侯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宜加賞官以  
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竇客皆  
免歸故郡初班固奴醉罵洛陽令至是令收捕固死  
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

帝策勲班賞眾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  
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竇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

襄城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表安任

隗議及竇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

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

以睦代之

睦尋卒于位方後坐事免歸自殺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使士

訓前任烏桓校尉皆犇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

鄧訓得訪郡心  
田張紆失信之  
後能以恩威服  
眾也犇尚專事



招徠適以示弱  
以致迷唐後叛  
以姑息為禦外  
夷良計者亦可  
以鑒矣

校尉徐僞歎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

祠聶尚

蜀郡太守

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

使還居大小榆谷

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之塞下令譯護送之

迷唐遂與

諸種屠譯

屠其譯使也

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明年校尉貫友

攻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

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至永和八年

史充代友為校尉遂發湟中羌胡出塞而迷唐迎擊

充兵殺數百人九年充坐徵是秋迷唐復率眾寇隴

西詔遣征西將軍劉尚等將兵討之迷唐懼棄老弱

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不能

復追十年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諱設購賞諸種願

來附迷唐恐乃降詣闕貢獻遂留大河胡三省注

即黃河也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賜支即禹貢析支地理今釋在陝西河州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逕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癸巳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

於除鞬聞竇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為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

字伯達河間鄭人

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

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午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

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

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左

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與諸新降胡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安國與中郎將杜崇

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

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下

公卿議

皆以為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眾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

命令為權時方畧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

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

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

栢城

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天吳喇忒黃河北

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

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

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師子既立諸胡不服北匈奴降

者夜襲師子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遠侯為單于叛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擊之遠侯遠適漢兵不能

追而還明年鴻坐追遭失利朱徽杜崇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者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汎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者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

里外皆重譯貢獻

封班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

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識之曾孫也

夏蝗

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諡章德合  
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樊調妻媼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寃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為侯崇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

梁氏自此盛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並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皆為郎

戊戌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二月以劉愷字伯豫為郎

初居巢注見前侯劉般字伯輿宣帝元孫薨子愷當嗣稱父遺

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

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



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  
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  
假稅尋又詔曰吏民踰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  
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竒巧靡貸  
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申明憲綱

庚子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

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

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

漢聚書之所

帝覽書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

字叔陵恭之弟

賈逵黃香

字文彊江陵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

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

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

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

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

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

事具前

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

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

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

吳祉等皆坐傲

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等擊之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

羌之別種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後衆劇東修良吏進仕  
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  
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  
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時郡國螟傷稼獨不

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往視之恭  
隨行計所有雉飛止傍有兒童扶曰兒何不捕雉兒

循民自責實政  
此超越境兒童

不捕維維木色  
誇誕夫矣與處  
北渡河何異耶

曰雄方解操翟然起日所以來者欲察君政今茲不  
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孺有仁心三異也  
遂選府白安女因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選舉清

平貴戚不能枉其正至是為司徒

十六年七月免

壬寅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

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

後漢侯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

相曹鳳

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

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

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

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

省委輸之後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

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

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寢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

鄧朱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朱言死獄中

大水

凡三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

超自永平十六年出西域至凡三十二年

年老上書乞

歸

書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

讀

始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

拜為尉

九月卒

超之被徵也任尚代為都尉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

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後  
竟夫遠和如起言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  
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書

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為貴人恭

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

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

嘗有疾帝特令  
其女兄弟入視

醫無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  
慙下有私幸之譏下使竊妄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比國貢獻本非  
中壹符預之事  
今節后乃以禁  
絕見海足以說  
漢家制度矣

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詩姬競自修飾寄人嗔尚實  
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  
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  
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及是立為

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帝每欲官

爵鄧氏后軌哀請讓讓故后兄臨終  
帝世不過中郎將 鄧騭字昭伯

以徐防

字謁 御史人

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

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  
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  
凡十四 設甲乙之科 前書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  
博士 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為  
文學掌故

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  
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  
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  
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  
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  
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封宦者鄭眾為鄴鄉

章懷注南陽郡棘陽有鄴鄉棘陽  
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

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  
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

早離顧復常有蓼莪

小雅詩篇

凱風

邶風詩篇

之哀選懦

音軟之

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

宿先就反留力就反猶言停待也

秋九月雨水

凡四州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

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

字伯達襄國人

留守

禹于十二年代張輔為太尉

聞之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

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今得君奏臨漢回輿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貢生龍眼

交州記樹高五六丈子似荔枝而小七月熟

荔枝

大如桂樹

實如雞子至日禺中翕然俱赤食之甘而多汁

十里一置

馬遞

五里一候

司望

曰晝夜傳送臨武

漢縣今屬湖南桂陽州

長唐羌

字伯游汝南人

上書

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  
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  
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  
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  
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旱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

年二十七

皇后迎子隆即位

是為

帝  
李塲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  
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  
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

字稚子廣漢  
鄭人

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  
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  
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  
在惠民其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動

孝殤皇帝

丙午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  
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  
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封兄勝為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

在洛陽東南

賀善贊曰和帝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宦豎用事遂為東漢禍基之主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

母耿姬居清河邸

姬況孫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



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

又詔敕建武以

來諸犯禁銅者皆復為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

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

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

及宗室之沒入者皆為庶民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胡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儀同三司之

此名始

五月河東垣山

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崩

雨水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  
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奸  
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  
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  
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  
租

秋八月帝崩

年二  
歲

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

是為孝  
安帝

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騰定策禁中迎祐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嗣  
詔檢勅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  
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  
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  
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

凡六州

葬康陵

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

陵中

秘藏及諸工作減

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水雨雹

凡四州

清河王慶卒

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家旁遂薨年二十九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

左姬名小娥安帝生母也

喪與王合葬使

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

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樊準

字幼陵南陽湖陽人

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

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

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丁未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徼外羌內屬

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于是分犍為南部為

屬國都尉時永昌徼外僬僥種夷及九真徼外夜郎蠻皆貢獻內屬

三月癸酉日食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閭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先是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

鄧騭於心族中  
尚稱賢者然後

為大將軍本武  
大功王三以下  
侯望於道光靈  
都都又何為者  
則此辭讓亦不  
過橋情好名之  
舉耳不可謂  
也

后乃許之至是封隲及諸弟皆為列侯隲辭讓不獲

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弘性倣素治歐為尚

書投帝禁中後卒有司奏贈驃騎將軍太  
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為辭不受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先罷至是再為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

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以

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

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恭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

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  
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  
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

注俱見前屯田

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于疏勒

尚上書求救會朝廷以梁

僅為西域副校尉即勃謹發兵赴之僅未至而尚已得解

梁懂字伯威北地弋居人

詔徵尚

還以段禧為都護保龜茲

禧先守它乾城梁懂以為不可固乃說說龜茲王白



霸而以兵擊破  
其東邊係龜茲  
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御議者以為

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

鄧騭任尚討羌  
范書安帝紀載

在永初元年六月西羌傳載在是冬通鑑從西羌傳考  
騭本傳云其夏涼州羌叛詔騭討之與帝紀同今依之  
故輯于

六月

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

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

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

諸羌告豪右後  
後是安肆既已  
失宜至叛兵器  
甲而郡縣方畏  
懦不前漢家之  
政可知已欲不

種勒姐當煎大

愈驚同時奔潰

先是燒當東號子麻奴降居安定及是麻

奴兄弟與先零別種滇零及鍾羌俱叛鍾羌續漢書曰居隴西臨洮谷

大為寇掠斷隴

道

隴道

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

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

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

營

北軍五校營

及諸郡兵討之

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鍾羌數千人擊敗騭

軍于冀西會梁慄自西域還至敦煌逆詔慄留為詣軍援慄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羌大豪三百餘人詣

慄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漢陽後漢郡治

冀今鞏昌府代羌縣是冀西冀縣之西也

此為三公於官  
成擅權甜口慈  
職非不能受理  
而何然專以災  
異誣之則該過  
舉長流說猶未  
備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徐防  
尹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

仲長統昌言曰先武愷數世之失權念彊臣之竊命矯枉

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時舉尚書郎著論十餘萬言名曰昌言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

字次叔南陽隨人

自殺

章于九月代尹勤為司空

鄭眾蔡倫等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分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密謀誅人及廢后之理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元自取當矣

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隲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劉友益書法周章不書謀逆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章位在三公與其他謀廢立者異矣然后無大過隲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其死自取之而已矣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中二年春遣使稟貸冀充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與熟同郡太后從之悉以

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夏五月旱太后親錄囚徒

太后幸維陽寺官之所止曰寺及若盧獄屬少府主鞠將相大臣錄囚

太后專政日久甚至親錄囚徒成何國體史臣乃以澍雨適降

婦美一囚之平  
反較之米海航  
霜附會更兵去

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  
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  
實即收雒陽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

字仲達  
隸氏人

督諸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

漢縣為隴西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鞏

昌府通渭縣

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

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

官名掌左

工屬將作大匠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

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  
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  
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  
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警報犇  
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于徒中

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滇零僭稱天子招集諸雜羌斷隴道寇鈔

三輔南入益中殺漢中太守董炳梁僅受詔當  
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連破走之羌  
稍退  
散

### 徵鄧騭為大將軍

詔鄧騭還京師留任尚屯漢陽騭拜為大將軍既至  
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 地震

郡國凡  
十二

己  
三年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食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

胡三省注此謂公府掾屬

至列卿郡守而

門下者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章懷注言自有鄉里之舉何待三公

之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

得為闕內侯虎賁羽林郎及五官大夫有差

兩漢皆知重經學然至三公聚門徒實放黨人清流惡習浸淫及於宋之洛蜀明之東林幾復真所云焦爛為期蹈覆轍而不悔者

冬十月南匈奴反

通鑑係于六月  
今依范書帝紀

十二月地震

郡國凡九

有星孛于天苑

天苑十六星  
在昴畢南

雨水并涼大饑人相食

庚戌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以年饑故  
不令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

字文彊扶風郿人齊  
襄王法章之後秦滅

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  
以法為氏後徙三輔

討海賊張伯路

先是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

事在三年

遣侍御史龐

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黨衆浸盛  
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  
萬人徵法雄為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  
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  
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  
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  
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  
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  
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已乏食東掠明  
牟雄破  
斬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

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

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

虞詡

字升卿陳國武平人

言于太尉張禹

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

虞詡三不可齊  
善邊至論古來  
藉冠齋蓋皆選  
懦無識者姑息  
釀成之

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戎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

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 禹曰微子

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網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為掾屬拜牧守子弟為郎以慰安之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隲以前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

故舊

皆吊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始到謁

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河內太守馬稜扶風茂陵人

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

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

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

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

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

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

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擊者為上傷人偷盜者

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月南匈奴降

初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心郎將龐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事懂等屢破  
匈奴兵連營稍前單于怖恐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  
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滇零遣兵寇褒中

注見前

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

段崇諫不聽出戰大敗段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  
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

郡國凡九



夏蝗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秋七月大水凡三郡

九月地震益州郡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

后欲不許曹大家勸后許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地震

郡國凡十

羌寇河內三月詔徙緣邊郡縣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掌

屯騎越騎步兵  
長水射聲五營

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

詔魏郡趙國  
常山中山繕

作塢候六百  
一十六所

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

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詔並從之

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  
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治衙 臨涇漢縣今曰鎮

百姓不欲徙乃  
至刈禾稼撤屋  
室是較羌偶更  
慘矣然其時安  
帝未必知也為  
人上者觀此而  
不思明日遑聽  
詰戎動政可乎

原屬平涼府富平漢縣故城在寧夏府靈州今西安  
府富平縣三國魏徙置衙即春秋彭衙漢于此置縣  
餘注俱  
見前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撤屋室

夷營壘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  
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時

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復以為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羊

頭山

在今潯安府  
長子縣東南

破之乃罷孟津屯

漢陽賊杜季貢寇臨上邽

漢縣注  
見前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

據上邽城

琦自稱安漢將軍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明年侍御史唐喜討信斬之季

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以季貢為將軍季貢別據丁奚城 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蝗

九州雨水八郡國

子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

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蝗

凡十州

時水旱盜賊頻仍初不聞有修省實政而區區以薦新物種為詔真不揣其本者史官豔之陋甚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

章懷崩  
注闕

癸丑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

郡國十八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

長百八十二里  
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

京師及郡國五

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

後漢書南

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世號板楯蠻夷蓋挾板楯而戰因以為名

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號多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于枹罕大

破之

明年侯霸病卒龐參代為校尉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始自張掖還治令居通河

西道

冬十月戊子朔日食

十一月地震

郡國凡十五

乙卯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尹就將南陽兵並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后母鄧弘妻之同產也故得立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

五月旱蝗  
京師及郡國凡十九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超之子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

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  
後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東為杜季

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眾偽逃



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

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

鈞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

皆坐徵下獄鈞自殺

詔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

虞詡說尚

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丁奚城並破之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

遮詡于陳倉峭谷

胡三省注此峭谷即在陳倉大散關非弘農峭谷也大散關在今

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

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

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或問詡曰

事無定法何況兵機使非神而明之皆趙括之讀父書耳

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

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南數十日詔設奇掩擊詔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

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詔于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連破之斬獲甚衆賊由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

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

丙辰三年春地震郡國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  
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  
喪

地震

郡國  
凡九

丁巳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

字叔平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

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

后詔以減死論

五月以李邵

字孟節漢中南鄭人

為司空

邵初為郡戶曹

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亦當遣吏邵謂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

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因請自

行許之郤遂所在遲留行至扶風而憲敗  
尋辟孝廉  
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

屢遷至太常及是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

節

君位四年免廷  
光末復為司徒

六月雨雹

凡三郡

秋七月雨水

凡十郡國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刺

殺杜季貢

詔封榆鬼  
破羌侯

至是尚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

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

狼莫

零昌謀主

大破之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

降隴右平

地震

郡國凡十三

戊午五年春旱

京師及郡國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

鄧騭傳作舞陽

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

徵馬防而罪耿  
恭封鄧遵而戮  
任尚事同一轍  
何以任將

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  
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  
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  
市

地震

郡國凡十四

己未六年春二月地震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二

夏四月大風雨雹

沛國渤海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

郡國凡八

益州夷降

初越雋夷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  
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益州  
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  
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  
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庚中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使詔復置都護屯兵

初西域諸國既絕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

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

上謂上奏

遣行長史之事也

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

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

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

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

太后聞軍司馬班勇

字宜僚超之子

有父風名問之

勇上議曰昔孝

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  
先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書  
閉孝明皇帝深維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  
境得安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  
道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勤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  
事漢其路無從然今曹宇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  
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  
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也宜于敦  
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  
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  
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  
擾如此誠便公御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  
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  
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

班勇所議乃能  
 起留屯疏勒遺  
 策然其時虛耗  
 特甚勇說本難  
 盡行雖後屯巴  
 柳中復通西域  
 為不出勇所料  
 然河西被害實  
 亦有所由也

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  
 虜勢必弱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  
 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將  
 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  
 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難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  
 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  
 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  
 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  
 域來者不過粟食今若拒絕勢歸北虜夷虜并  
 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

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  
 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

其害

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

郡國凡三十三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為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

而震志愈篤

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御大夫服之象也數三

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

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  
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徵入為太常至  
是代劉愷為司徒震性公廉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  
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  
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地震

郡國凡  
三十三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康紹封  
夷安侯

太后從兄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

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四侍者問

之時宮婢出入其者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乃還白康家先婢亦自道中大人康怒詬之婢恚怨還白

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諡和熹合葬慎陵封鄧騭

為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

以救災危豈女  
后之事耶且前  
稱太后以鄧康  
數諫宗門滿盛  
大怒免官此又  
稱太后詔康等  
以責成食祿面  
牆弗學為戒記  
載家自相矛盾  
至此何以傳信

平歲仍豐穰

太后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  
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

人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  
末世責成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弗  
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由來也然帝已年長久不  
還政郎中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練囊撲  
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  
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  
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杜根字  
伯堅潁川定陵人成翊世字季明平原郡吏陳忠字  
伯始寵之子宜城漢  
縣今屬湖北襄陽府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

敬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詆旨誣陷宋貴人帝勅使  
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尊毋耿姬為甘陵

後漢縣為清河孝王陵邑晉以後廢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大

貴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

畧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

諤之節不畏逆耳之言今明詔引咎克躬詔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

無諱之美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言或妄誕也書御進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

字君子斬人

為侍中

以薛包

字孟嘗汝南人

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

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

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

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

復賑給

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騭為羅

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

侯遣就國騭自殺貶

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

后意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

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江京侯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

及太后崩宮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隲以

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隲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

太僕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

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

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乃肉袒輿榘上疏言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而利口傾險反亂國

家遂令隲等懼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宜收還  
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  
復劾寵免官衆庶多為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  
隲等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朱寵字仲威杜陵人

以耿寶

耿貴人兄

監羽林車騎封宋楊

宋貴人父

四子及宦者江

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御校侍

中者十餘人閏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

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

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  
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奉養聖躬雖有  
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  
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  
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聖等內倖皆懷

忿恚

伯榮驕淫尤甚通于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  
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復上疏曰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  
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為侯且天  
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  
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顱墜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譏之者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軍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私宴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拈矣書奏皆不省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

賢撫卹不至常有怨心遂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

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

居因寇武威賢追到鸞鳥

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

招之

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明年賢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種衆散遁

麻奴等孤弱饑困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以劉愷為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

章懷注謂父子俱禁

錮劉愷以為春秋之意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



以進人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

在今順天府昌平州淮南子天下九塞之一

殺雲中太守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

以身捍嚴與俱戰歿

鮮卑既攻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明年復寇鴈門定襄

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

中 石陽邑侯魴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  
石襲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雨水 郡國凡  
二十七

冬十一月地震 郡國凡  
三十五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殺 丁外反 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

告寧 李斐曰休謁之名  
吉日告凶曰寧 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從之 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創  
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

之初政趨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孟子曰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

欲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  
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官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騰錄監生臣蔡紹武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